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XIAOXIAOSHUO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 选编

漓江出版社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小说

2001 ZHONGGUO NIANDU ZUIJIA XIAOXIAOSHUO

杨晓敏 郭昕 寇云峰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小小说选刊》杂志社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2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771-3

I .2... II .小...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122 号

2001 中国年度最佳小小说

《小小说选刊》杂志社编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96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 000 册

ISBN 7-5407-2771-3/I·1653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小小说,本来在文学圈内不受重视,仅仅作为报刊的补白或点缀,初始只能算是一种“夹缝文学”。然而,郑州百花园杂志社的办刊人却独具慧眼,在八十年代全国没有一家小小说期刊的情况下,于1985年率先办起了《小小说选刊》,在中原树起小小说的旗帜,采珠撷贝,沙里淘金。并把他们的《百花园》文学月刊也改为专发小小说的杂志,培养作者队伍和培育读者群双管齐下。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小小说因其篇幅短小,阅读省时,对现实生活反应灵敏而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小小说选刊》在办刊上力争体现出“精品意识、读者知音、作家摇篮”,从栏目设置、稿件编排到刊物的形象策划,一改严肃文学那副传统的呆板面孔,以清新活泼、优美宜人的姿态出现,力争最大限度地贴近读者。该刊办刊人认为,读者群需要寻找和培育,要坚持不懈、日积月累地用优秀作品吸引读者;读者群还需要定位,《小小说选刊》的读者定位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爱好文学的青少年,兼及社会各界。阿·托尔斯泰曾说过“小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读者群的相对稳定,体现在许多大中专学生一看到《小小说选刊》就爱不释手,既获得了高雅的艺术享受,又从中学到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了解了社会。

为了提高刊物的学术地位和艺术水准,把小小说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小小说选刊》立足中原,面向全国,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多年坚

持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活动。第一是对应全国性的长、中、短篇小说评奖,该刊举办了每两年一届的全国优秀小小说评奖活动,邀请著名专家学者组成权威的评委会,遴选精品佳作隆重颁奖,并结集出版,在广大作者与读者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第二是举办当代小小说作品研讨会、创作笔会和读者评刊活动等,探讨小小说创作理论,规范和发展小小说文体。第三是该刊连续编辑出版丛书,注重文化积累。这些举措,全方位地确立了《小小说选刊》的学术地位,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小小说选刊》目标明确:营造文学绿地,增加文学人口,水涨船高,促进自身发展。小小说发展到今天,由点点泛绿到蔚然成林,全国70%的文学期刊开设了小小说栏目,小小说成了当代人的时尚性阅读。

目 录

编者的话/(1)

曹德权

童神掌·一生/(1)

黄自林

妈嫂/(6)

孙方友

霸王别姬/(8)

红 尘

卑微的善人/(11)

牧 毫

雨中的祖父/(13)

黄建国

好牛/(17)

吕啸天

刀客王七/(19)

王奎山

扶贫经历/(22)

高 虹

唐家寺的雨伞/(25)

肖克凡

超级球迷·牛拉多纳/(29)

奚同发

红绣楼/(33)

林斤澜

短篇二树/(35)

谢志强

城市的鸟/(40)

尤天晨

父亲的鼾声/(42)

聂鑫森

索当/(44)

杨晓敏

都市与哨所的距离(四题)/(47)

魏永贵

先生/(55)

黄越城

最后的鹿王/(58)

胡双连

卖菜的女大学生/(61)

- 李利君
 热闹/(64)
 修祥明
 面驹驹/(67)
 方英文
 双喜临门/(71)
 石钟山
 雁/(73)
 姚淑青
 红字/(76)
 王宗仁
 兵和藏羚羊/(79)
 杨小凡
 穆锅盔/(82)
 胡 炎
 德升的泪/(84)
 刘国芳
 落 叶/(87)
 展 静
 事情不是不可以转变的/(90)
 皮 皮
 失望/(92)
 庞 边
 物质时代的爱情/(95)
 邓红卫
 同学/(98)
 高建群
 “烈士”回乡/(101)
 李 琦
 鞋匠老戴/(104)
 刘建超
 爸爸,你有权沉默/(106)
 程习武
 弃官/(109)
 谭 杰
 拜师/(111)
 秦德龙
 献血的故事/(114)
 丁肃清
 红灯不停/(116)
 珠 晶
 性情中人/(119)
 季栋梁
 黑鸡白鸡/(122)
 赵文辉
 不懂感情的男人/(125)
 丁新生
 一个兵的婚事/(127)
 陈建中
 底线/(130)
 刘 璟
 村长/(133)
 王进康
 在东北/(136)
 王志民
 苗儿/(139)
 文清丽
 条件/(141)
 凌鼎年
 了悟禅师/(144)
 张玉庭
 南华山的泥菩萨/(147)

- 书 生
 穷人路过爱情/(150)
- 徐慧芬
 阴影与阳光/(153)
- 马均海
 桂花飘香/(156)
- 纪广洋
 抱我一下不就行了吗/(158)
- 蔡 楠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161)
- 高海涛
 我的学画生涯/(164)
- 陈 敏
 代表作/(167)
- 阎耀明
 清风图/(170)
- 中 跃
 紧握你的手/(173)
- 林 夕
 单程车票/(176)
- 申 平
 阳台上的蝓蝓/(179)
- 许 行
 突来的风/(181)
- 程宪涛
 会议票的主人/(183)
- 周 川
 新来的年轻人/(186)
- 胡丽端
 要离/(188)
- 史金标
 生死之交/(191)
- 马新亭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194)
- 潘婕司
 纽带/(196)
- 谷 凡
 援助/(199)
- 冬 米
 新来的外教/(201)
- 曾 剑
 一路同行/(204)
- 苏学文
 季节/(207)
- 侯发山
 形象/(210)
- 蒋亚林
 呼吸/(212)
- 陈 川
 警察/(216)
- 徐 彦
 三友举报/(219)
- 宗利华
 五爷/(222)
- 傅昌尧
 你的笑容永远灿烂/(224)
- 江 岸
 熟亲/(227)
- 李其祥
 工头的梯子/(230)
- 丘青梁
 街边剃头匠/(232)

- 齐 闻
 上土还乡/(235)
- 刘殿学
 城市上空的游戏/(238)
- 薛 涛
 寻人启事/(241)
- 刘 安
 电话里的爱情/(243)
- 胡 烁
 中国古典四大美人新解/(246)
- 车中州
 打工的老温/(251)
- 相裕亭
 忙年/(254)
- 汝荣兴
 人咬狗/(258)
- 徐社文
 老板/(260)
- 邓石岭
 洁癖/(262)
- 邢庆杰
 玉米的馨香/(264)
- 曾 平
 怀念张大成/(266)
- 李景田
 君臣/(268)
- 一 蝶
 看病/(271)
- 于心亮
 弟弟的来信/(274)
- 张红灵
 继续开会/(276)
- 龙会吟
 海水/(279)
- 李 琦
 大慧其人其琴/(282)
- 晓 鲁
 年龄问题/(284)
- 李广智
 抽烟的女兵/(286)
- 邵远庆
 玩家/(288)
- 汤礼春
 球迷和小偷/(291)
- 玉 洁
 “喂——”/(293)
- 张绪银
 中秋会餐/(296)
- 王培静
 家书/(298)
- 刘 齐
 大家/(301)
- 黄河清
 单总/(303)
- 赵 新
 解腰带/(305)
- 杨建敏
 脱贫/(308)
- 赵 赵
 水草/(311)
- 金 光
 班长/(313)

张笑凡

12 年的纪念/(316)

王明新

伤心的天空/(318)

周军成

有空来看看朋友/(321)

李金安

摄影家/(323)

孙成凤

如水月儿/(326)

吕新建

难题是这样解决的/(329)

朱 旭

梦中的雪人/(332)

谢 艳

不约的雨/(334)

鸣 石

那一缕夕阳/(337)

汤 雄

瓜果过敏症/(339)

万艾东

春天的童话/(342)

海 风

礼物/(344)

海 旭

倚在门框上的大云/(347)

李雪峰

烂仔/(351)

童神掌·一生

○曹德权

童 神 掌

童神掌名玉堂，号宗翁，乃小镇一奇人。他年过八旬，竟能端坐如钟，行走步健，并不要扶手杖。每顿 3 两白米饭 2 两粮食酒，作息极有规律。看情形，这是个奔百岁高寿处走的人。

童神掌不是武林中人，乃小镇一神医，说是神医，他并不精医；号脉把诊，望闻问切，他却不屑，专治跌打损伤。闪了腰错了颈，崴了脚断了胳膊什么的，只要是生伤，找到他那就是绝对遇到了神医。

他给人治伤很特别，问明伤处，探手给你摸一摸、捏一捏，有的捏你两下就好了，有的给你两巴掌就行了，有的踢你一脚就对头了。你说这跌打损伤不算回事儿，实际上就是骨头骨节错了位，两掌整复原了就行了，这叫“接斗”，算不得手艺的。

他说不算手艺，小镇人却把他这一手看得很神，称他“童神掌”。名号一响，方圆几十里有此类伤痛者便都找上门来，甚至还有从几百里外专程前来小镇找他诊治的。童神掌不论何人，不论伤情轻重，每人一律收费 60 元包治好，如没有治好，诊费加倍奉还。但小镇人还从来没见过找他退医疗费。

童神掌每日里诊治一二十个伤者，收入自然可观，但他生性乐善好施，把钱看得并不紧要，且立下一个怪规矩：每收 60 元钱中，提 5 元给小镇敬老院，提 10 元补贴志愿军老兵的生活，提 20 元给镇小学，提 10 元给军烈属，剩下的才归自己。每月下来，他都要亲自把这

些钱送到镇政府有关部门帮他代发。镇子里的人对童神掌的德行皆交口称誉,其威望自然远在镇书记、镇长之上。

此后小镇出现许多奇事,先是童神掌被选为镇人大代表,此后届届满票当选。童神掌本是个心性率直的人,现在他是人大代表了,便极认真地参政议政,镇政府对老百姓的提留多了他要提意见,教师工资没按时发他要出面呼吁,干部进了饭馆大吃大喝他要干涉,弄得镇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见到他就紧张。

在童神掌当上人大代表后,有三任镇长被他弄丢了官。童神掌提意见从不在背后提,大多是在人代会上说。第一任镇长下乡经常打的,童神掌说下乡打什么的呢,过去的镇领导骑个洋马儿(自行车)不照样下乡吗?政府财政紧张,你下乡一次花几十元打的钱,干脆就别下乡还少开支许多冤枉钱!他在会上发这一嗓,结果人大代表们都听他的,这个镇长就落选了。此后的一任镇长因进卡拉 OK 厅抱小姐,另一任镇长因进茶坊同几个包工头打牌赌大钱,皆被他在人代会上发一嗓给弄下了台。

童神掌 85 岁这年,决意不再当人大代表了,他向人们说:“现在我们选出了个好镇长,再加上我也老了,选好了人我也就放心了。”

好镇长姓段,是个实在人,原来是个村支书。他上台后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深受乡民的拥戴。也是他同童神掌有缘,这天,他下乡帮村民搞稻鱼共生的科技项目时摔下了田,扭了颈子。

段镇长偏着个颈子回镇子找到了童神掌。

童神掌向前瞅了瞅,突然发出口令:“立正!”

段镇长下意识地站好,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童神掌点点头:“好,好,身正不怕颈子歪哟!”

童神掌说完一耳光扇向段镇长,响亮的耳光中伴着喀嚓一声。

段镇长扭了扭头:“哈哈,硬是一点都不偏了,神掌,神掌!”

一 生

雷家冲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却出了个鼎鼎大名的“反面”人物,他叫雷欣然。解放前是国民党保密局汉中站中校副站长,化名雷震。



雷震是临解放时回到家乡雷家冲的,刚回家不到三个月,就被西南公安厅的干警赶到将他抓住了。从他的家里搜出了两支手枪,大量的情报底稿,一个国民党保密局身份证和四根金条。人赃俱获,可雷震死不认罪,还说他是

中共地下党特委军委委员石玉庭派去打入敌特机关工作的地下情报员,只同石单线联系。

公安机关一查,特委军委委员石玉庭确有其人,但临解放时被叛徒出卖,在汉中被特务抓住杀害了。

死无对证。一个特务头目,论罪当杀。但对雷震的许多罪名的指控无法落实证据,为了慎重起见,雷震被判处死缓,把命保了下来。

雷震在服刑中不断上诉,但没有结果,还差点加罪。后来他不上诉了,由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坐了16年牢后于1966年刑满释放,回到了雷家冲。雷震在小镇上已没有亲人,在乡村也没有落户口,公社的民政干部便安排他到小镇上的铁器店打农具,落实了一个饭碗。

雷震在铁器店学打铁,还没干到三个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小镇太小,造反派除批斗当权派外,要找出个“现行反革命”不容易。雷震是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中校军官啊,这官位在小镇人看来,那是比县太爷都大的。于是造反派们开批斗大会斗当权派,

每次都要弄他去陪斗,在他胸前挂个纸牌,上书“特务分子杀人犯雷震”几个字,还在他的名字上打了“×”。运动后期稍松些了,雷震也已年近六旬了,公社的民政干部见他已抡不动铁锤,便把他安排到公社油房过磅当司秤,这活儿轻巧些。

就这么着又过了几年,农村政策好了,包产到了户,公社改为了乡,油房承包给了私人。雷震也老了,就从油房出来,当收荒匠,收废铁废纸旧瓶子,艰难地过着日子。乡政府见他生活困难,要他去乡幸福院,雷震坚决不去,说要自食其力。

在雷家冲的山山岭岭,乡民们终年都能见到一个孤单老人的身影。他不爱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去,挑着一担旧箩筐,吃力地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年轻后生们并不了解他的身世,只知道他是个老收荒匠,只有中年人和上了年岁的人,偶尔见到他时悄悄向后生们讲:“这个人年轻时可不简单,当过国民党的校官呢!”

后生们便惊讶一回:哟,还看不出来呢!

雷震是什么时候死的,乡民们已经记不准了,总之他是死了,死了多年了。如果不是在这一年,准确地说是1987年,有几个外地人来雷家冲找雷震的话,人们已不会再想起他。

这几个外地人是党史办的同志。他们在一次征集革命文物时,收到一个叫石玉庭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女儿捐献出的一个小本儿,小本儿上藏着许多机密,其中上面多处记着一个代号:老阿哥。他同几次重大行动和若干次重要情报传送有关,这个老阿哥为革命立下无数大功。经党史办的同志几年的追踪,终于查到雷家冲来了。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山乡小镇。幸福院的一个八旬老婆婆手里提个小黑箱,在乡政府招待所找到了党史办的同志,哽咽着说道:“雷震临死前把这个小箱子交给我,说不管以后多久,有人来找雷震就把这箱子交给他,我想你们来找他,一定是他要等的人了!”

党史办的同志当着乡领导和老婆婆的面打开箱子。里面全是各个时期的小额钞票,还有一张发黄的稿纸,上面写着:我叫雷欣然,化

名雷震,中共地下党员。1947年2月受地下党特委军委委员石玉庭同志安排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代号老阿哥,同石玉庭同志单线联系。后任保密局汉中站中校副站长……箱子中的钱,是我这几十年应交的党费,我的情况如果组织上查清了,请将我的遗骨同石玉庭同志的遗骨埋在一起。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来得及在特务下毒手前救出他,现在就让我在地下陪伴他吧!最后,请求组织上在我的墓前立一块碑:中共地下党党员雷震。

党史办的同志读完这页遗书,早已泪流满面。他们立即找乡党委书记商量,是否能满足老雷的遗愿,将他的遗骨运到石玉庭同志老家,同石玉庭烈士的遗骨埋在一起。

书记连连摆手:“这不成!我们雷家冲几十年来就出了这么个响当当的人物啊,这不成,说什么也不成!”

妈 嫂

○黄自林

嫂子是村里娇小俊秀的妹子。我们弟妹几个和积劳成疾的爸妈是一张沉重的铁犁,只大哥一个人拖着。嫂子却看上了我哥,要嫁到我们这个穷家来。村里人劝嫂子,说嫂子肯定会被拖累死的。

嫂子出嫁那天,她的哭嫁歌唱得又多又好,亲戚大多都被嫂子唱哭了。那时候两角钱一碗米粉,嫂子竟然挣了三十四元三角哭嫁利市钱。村里的哭嫁女没有谁能挣到嫂子的一半的。

嫂子嫁来的第三天就是九月开学的日子。两个姐姐读初中,二哥三哥读小学。家里没钱也没值钱的东西,嫂子一分不留地拿出她的哭嫁钱,又拿出陪嫁的几匹的确良蓝布,为我们几个一人缝制了一套新衣裳。还差些钱,哥和嫂子就去担柴卖,我们几个也去,大大小小七个人排成一长溜儿。好多人替嫂子流泪,她是才过门三天的媳妇呀!妈妈哭哩,把嫂子搂在怀里,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我的宝宝哟。”

家乡湄河是一条养人的河。嫂子让我哥在河里捕鱼,她去圩上卖。清早晨雾未散,嫂子就在河边望我哥的竹排,夜里又挑一盏渔灯坐在排尾为我哥壮胆。每当捕到一只值钱的鳖或一条河鳗,一家人都要高兴许久。嫂子出奇地倔强,明日分娩,今天还挑一担红薯苗上岭种红薯。嫂子虽苦虽累却没病,祖宗保佑我嫂子不会倒下。

没几年,多病的妈妈就去世了。村里有个习俗,在妈妈灵前焚一根竹筷,竹筷倒向谁,妈就最疼谁。我们一齐围着竹筷跪,结果竹筷旋了一圈儿后,倒向了嫂子。妈妈心里有杆秤,嫂子在妈妈心里的分量比谁都重。嫂子哭着向妈妈磕了无数个响头,那是一份沉甸甸的

承诺。

冬去春来一晃 10 年,姐姐和哥哥得益于嫂子也得益于苦难,上了中专、大学。嫂子的青春年华也为我们耗尽了。嫂子老了,我们长大了。

我们不知怎样称呼我们的嫂子。村里所有的嫂子没人及我嫂子的零头。嫂子像妈像姐,嫂子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永远不可能分开。

姐姐从卫校毕业出来工作的那年,有一天,姐姐回来,一进家门见嫂子的身影,就喊:“妈——”嫂子回头看,姐姐才看清是嫂子。姐又喊:“嫂——”在这一瞬间,积聚在姐心头多年的情感如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姐姐紧紧地搂住嫂子叫:“妈嫂——”姐姐一连叫了几声“妈嫂”。姐姐说:“妈嫂,我毕业了,我工作了,就有钱了,您的苦日子也会到头了。”嫂子笑着哭了,说:“我知道的。”

现在我们一家是村里最幸福的一家。我们像敬重我们的父母一样敬重我们的嫂子。作为回报,我们会使才三十多岁的嫂子不再受苦,我们保证。

村里人现在才说嫂子有眼力。嫂子说:“那时,尽管很饿,但他们是村里惟一不偷人家东西吃的一家人,他们的骨气贵哩!”